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九

治道部十

貢舉下

制舉科附

唐書曰貞觀中諸州所舉孝廉賜坐於御前上問以皇王

政術及皇太子問以曾參說孝經並不能荅太宗謂曰昔

楚莊王議事羣臣莫逮退而有憂色曰諸侯能自得師者

王自謀而莫已若者亡今不穀之不德羣臣莫吾逮吾國

幾於亡乎朕發詔徵天下俊異纔以淺近問之咸不能荅

海內賢哲將無一人耶朕甚憂之

又曰貞觀中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舉時冀州進士張昌

齡王公直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全下舉

太平御覽 卷第六百二十九

一

朝不知所以及奏等弟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

之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禮性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

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效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後

並如其說

又曰貞觀中文皇帝嘗私幸端門見進士綴行而出喜曰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又曰調露二年劉思立除考功員外郎先時進士但試策

而已思立以其膚淺奏請帖經及試雜文自後因以為常

又曰載初元年試貢舉人于洛城殿前數日方畢

殿前試人自效

也始

又曰景雲中制四方選集羣才輾輻操斧柯來之不遠其



有能習二經通大義者綜一史知本末者通三教宗旨究精微者善六書文字辨聲象者傳雅曲度和六律五音者韜畧學孫吳識天時人事暢於詞氣聰於受領善敷奏吐納者咸令所司博採明試朕親擇焉

又曰長壽二年左右拾遺劉承慶上疏曰伏見比年已來天下諸州所貢物至元日皆陳在御前唯貢人獨於朝堂拜列則金帛羽毛昇于玉階之下賢良文學棄彼金門之外恐所謂貴財而賤義重物而輕人伏請貢士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以備充庭之禮制曰可

又曰開元中詔請州鄉貢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爲之開讀質問疑仍令所司優厚設食兩館及太平御覽

卷六百二十九

二

監內得舉人亦准此其曰清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並往觀禮卽爲常式

謂先師自此始也

又曰開元中國子祭酒楊場上言曰伏聞承前之例每年應舉常有千數及第兩監不過一二十人臣恐三千學徒虛費官廩兩監博士濫靡天祿臣竊見入仕諸色出身每歲向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自然服勤道業之士不及胥吏以其效官豈識先王之禮義陛下設學教務以勸進之有司試課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若長以此爲限恐儒風漸墜小道將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上然之

又曰開元中敕今之明經進士則古之孝廉秀才近日已

來殊乖本意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旨趣安得爲敦本復古經明修行以此登科非選士取賢之道其明經自今已後每經宜帖十取通五已上免舊試一帖仍案問大義十修取六已上免試經策十條今若時務策三道取麤有文理者與及第其進士宜停小考與通及第其名經中有五經明已上試無不通進士中有兼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唱第訖其所試雜文策及送中書門下詳覆其所問明經大義日須對同舉人考試度能否其知取舍無愧有功者達可不勉歛

又曰乾元初中書舍人李揆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司取大平御覽

卷六百二十二

三

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間亦不能摘其詞藻深昧求賢之意也及其試進士文章日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日之間美聲上聞

又曰上元中劉曉上疏曰國家以禮部爲孝廉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響應駐於才不務於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治才藝者可以約法立名故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張之至和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張學干祿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今舍其本而務其末况古之作文必諧風雅今之末學不近典謨勞心於卉木之間極筆於烟霞之際以此成俗斯大謬也昔者採詩以勸風俗詠荅耳則忠臣嘉誦蓼莪而孝子悲溫柔敦厚詩教也豈主于淫文哉夫人之愛名如水之務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為先文藝爲末必敦德勵行以停甲科艷舒俊才沒而不齒陳實表者拔而用之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俗從於下聖理於上豈有不變者歟

又曰寶應初禮部侍郎楊綰奏請每歲舉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勅公卿已下集議中書舍人賈至議曰楊綰所奏實爲正論然衣冠遷徙人多僑寓士居鄉士百無一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二十九

四

二今依古制恐取士之道未盡今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科祇足長汙薄之風啟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十道大郡量署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致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此歸本焉敕旨每州歲奉行孝廉取在鄉閭有孝悌廉恥之行薦焉秀才有可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通之內精通一經其能對射策達於體理者並量行業授官

又曰寶應初禮部侍郎楊綰奏黃舉條孝廉各令精通一經其取左氏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毛詩尚書周易任通一經每經問義二十條皆取傍通諸義務窮根本試

策二道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仍每日一
道三道畢日經義及策全通爲上第其上第者望付吏部
便與官其問義每十條通七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者
罷之又論語孝經皆聖人深旨孟子亦儒門之達者其學
官望兼習此三者共爲一經其試如上秀才舉望令精通
五經問義二十餘對策日試一道全通者爲上第送名中
書門下請超與處合問義十條通七策通四爲中第中第
者送吏部與官下者罷之孝弟力田但能熟讀一經言音
與切卽令所司舉送試通便與出身今年舉人或舊業既
習理難速改或遠州所送身已在途事須收獎不可中廢
其今秋舉人中有情愿依舊舉業者亦聽今年之後一依
太平御覽

卷六十一十九

五

新格敕旨進士明經置來日久今頓令改業恐難有其人
諸色舉人宜與舊法並行

又曰建中初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趙贊奏應口問大
義明經等舉人明經之目義以爲先比來相承唯務習帖
至於義理少有能通經術寢衰莫不由此今若頓取大義
恐全少其人欲且因循又無以勸學請約舉司舊例稍示
考義之難承前問義不形文字落第之後喧競者多臣今
請以所問錄於紙上各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旣與策有
殊文事堪微證憑此取捨庶歸至公如有義策全通五經
舉人請准廣德元年七月敕超與處分明經請減兩選伏
請每歲甄獎不過數人庶使經術漸與人知教本敕旨明

經義策全通者令所可具名聞奏續商量處分餘依奏

又曰建中初尚書左丞權知禮部貢舉顧少連奏伏以取士之科以明經爲首教人之本則義禮爲先至于帖書及以對策皆形文字並易考尋試義之時獨合口對對荅之失覆視無憑黜退之中流議遂起伏請准建中二年十二月敕以所問錄於紙上各令直書直言不假文言仍請依經疏對敕旨宐依元和二年十二月禮部貢院奏五經舉人請罷試口義准舊試墨義十條五經通六便於入策詔從之

又曰建中三年四月敕禮部應進士舉人等自今已後如試官并不合選諸色出身人有應舉者宐先於舉司陳狀准到考試如才堪及第者送名中書門下重加考覆如實才堪用令所司追納告身注毀官甲准例與及第至選日仍稍優與處分其正員官不在舉限

又曰貞元中兵部府旣陸贄權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執冠時贄輪心於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者十餘人

又曰元和初四月以起屈舍人翰林學士王涯爲都宮員外郎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爲果州刺史先是策賢良詔楊於陵鄭敬李益與貫之同考覆是時牛僧孺皇甫湜等李宗閔條對甚直無所畏避考官第其策皆居三等權幸或

惡其詆已而不中第者乃注解其策同爲唱誦又言涯居翰林其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不先上言故同坐焉居數日貫之再黜巴州司馬涯號州司馬楊於陵遂出爲廣州節度裴瑒時爲翰林學士居中覆視無所同異及爲貴倖泣訴請罪于上上不得已罷瑒翰林學士除戶部侍郎又曰元和中權知禮部侍郎庾承宣奏臣有親屬應明經進士舉者請准舊例送考功考試徙之

又曰長慶元年勅今年錢徽下進士鄭郎等一十四人宜令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等重試覆落十人三月丁未詔曰國家設文學之科以求才實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問近日浮薄之徒扇爲朋黨謂之關節干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二十九

七

擾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鄭郎等昨令重試不求深僻題目貴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于周禮正經閱其程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詞律鄙淺蕪累可知其孔温業等三人麤通可與及第其餘落第今後禮部舉人宜准開元二十五年敕及第人所試雜文并策先送中書門下詳覆

又曰長慶中禮部侍郎王起奏曰伏以禮部放榜已是成名中書重覆尙未及第若重覆之中萬一不定則後榜之後遠近誤傳其于事理實爲非便臣伏請每年進士堪及第者本司考試訖其詩賦先送中書門下詳覆後敕却下本司然後准舊例大字放榜從之

又曰太和初以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
龐嚴爲考官策第二十二人而前進士劉蕢策最切直不
居是選其間指陳時事不避貴近言詞激切士林感動雖
晁董無以過也而考官有所畏忌不敢上聞隨例擯斥識
者之議喧然不平守道正人傳其文至有相對而泣者諫
官等或將其策曰子宰臣宰臣怯憚亦不敢爲之明白登
科人李邵者深有所愧抗奏請讓官于蕢事竟不行天復
初李季述敗起居郎羅袞上疏請追贈蕢於是下詔贈左
諫議大夫仍訪子孫敘用初蕢條對制策言官惟盛後必
爲患及是果然也

又曰大和中禮部侍郎李漢奏准大和七年八月敕貢舉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二十九 八

人不要試詩賦策且先帖大經小經共十帖次對正義十
道次試論義各一首訖考覈放及第

又曰大和八年中書門下奏進士放榜舊例禮部侍郎皆
將及第人名先呈宰相然後放榜伏以委任有司固當精
慎宰臣生知取舍事匪至公今年以後請便令放榜不用
先呈人名其及第人所試文及鄉貫三代名諱並當日送
中書門下便令定例

又曰會昌三年敕禮部所放進士及第人數自今後但據
才堪者卽與不要限人數每年止于十人五人總得

又曰會昌四年中書門下奏朝廷設文學之科以求髦俊
臺閣清選莫不由茲近緣覈實不在於鄉閭起名頗雜手

非類致有跋扈之地請計交通將澄化源在舉明憲臣等
商量今日以後舉人于禮部納家狀後望依前五人自相
保其衣冠則以親姻故舊久同遊處者其江湖之主則以
封壤節近素所諳知者爲保如有缺孝悌之行資朋黨之
勢迹由邪徑言涉多端者並不在就試之限如容情故自
相隱蔽有人科舉其同保人並三年不得赴舉仍委禮部
明爲戒勵編入舉格敕旨依奏

又曰大中初禮部侍郎魏扶放及第二十三人續奏堪及
第三人封彥卿崔涿鄭延休等皆以文藝爲衆所知其父
皆在重任不敢選取其所試詩賦並封奉進止令翰林學
士戶部侍郎知制誥韋宗等考盡合程度其月二十三日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二十九

九

奉進止並付所司放及第有司考試只合在公如涉徇私
自有刑典從今已後但依常例取舍不得別有奏聞
又曰大中初敕自今放進士榜後杏園任依舊宴所司不
得禁制

先是武宗好巡遊曲
江序禁人宴聚故也

又曰大中九年吏部試宏辭舉人漏洩題目爲御史所劾
侍郎裴諗改國子祭酒郎中周敬諤兩月俸考官刑部郎
中唐扶出爲處州刺史監察御史馮顥罰俸一月其登科
十人並落第

又曰大中十年禮部侍郎鄭顥進諸家科目記十三卷勅
付翰林目今放榜後仰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
進入內仍所司逐年編次

又曰大中十二年中書舍人李潘知舉放博學宏辭科陳
宛等三人及進詩賦論等召潘謂曰所試詩中重用字何
如潘曰錢起湘靈鼓瑟詩有重用字乃是庶幾上曰此詩
似不及起乃落第

李肇國史補畧曰進士爲時所尙久矣是故俊乂由其中
出終身爲聞人故爭名常切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
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敲謂之先
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
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然拔解亦須預記人將
爲詞賦非謂自薦試自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
節激揚聲價謂之往還既捷列名放慈恩寺謂之題名會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二十九

十

大謙于曲江亭謂之曲江會

曲江大會在闈試後亦謂之闈
宴宴後同年各亦鄉鄉之井謂

之離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耗燥匿名
造榜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夏課挾藏而入試謂之
書策此其畧也其風俗繫于先達其制置存于有司雖然
賢者得其大志故位極人臣常有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

制舉科

唐書顯慶三年二月志烈秋霜科

翰思彦
及第

乾封元年幽素

科蘇瓌
除昭劉納言崔谷神及第

上元三年正月詞標文律科

崔融
及第

永隆元年岳牧舉

垂洪四年十二月詞標文苑科

房晉
王旦及第

永昌元年正月蓄文藻之思科彭景濤及第抱儒素之業科李文

抱及

長壽三年四月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薛魏冠此及第

證聖元年長才廣度沉迷下僚科張何及第

通天元年文藝優長科韓璘及第

神功元年九月絕倫科蘇頌崔玄童袁仁敬何鳳孟溫禮洪子與盧從原不欺及第大

足元年理選使孟詵試拔莘科崔翹鄭徽及第疾惡科馬萬石及第

長安三年龔黃科馬克摩及第

神龍三年才膺管樂科張大求魏啓心魏愔盧絢戶成褚咸度業郭鄰趙不為及第才

高位下科馬萬石晁良真張敬及第

三年才堪經邦科張九齡康元壤及第賢良方正科蘇孚宋務光盧怡呂恂及第

卷六百二十九

第

十一

景龍三年抱器懷能科夏侯鉛及第茂才異等科王敦玄從重盧及第景

雲二年文以經國科袁暉翰朝宗及第藏名負俗科李俊之及第

先天元年文經邦國科郭休及第藻思清華科趙冬膳及第寄以宣

風則能興化變俗科郭及第道伴伊呂科張九齡及第手重俊

拔起越輩流科任顯張子漸張秀明常無名趙盾真賈登般巨及第

開元二年直言極諫科梁昇袁楚客及第哲人奇士逸倫屠釣科

孫狄良材異等科邵闕之崔翹及第

五年文史蕪優科李昇期康子九及第文儒異第科崔侃偕庭禾晦及第

六年博學通議科鄭少微肖誠及第

七年文詞雅麗科刑巨苗晉卿褚思光趙良器及第

十二年將帥科 裴敦復房自謙及第

十五年武足邊科 鄭助樊衛及第 臯澤自舉科 鄧景山及第

十七年才高未達沉迹不僚科 吳第及第

十九年博學宏詞科 鄭助陶論及第

二十一年多才科 李史魚及第

二十三年王霸科 劉瓚杜第及第 智謀將帥科 張重光崔圖季廣琛及第

天寶元年文詞秀逸科 崔允類眞第及第

六年風雅右調科 薛據及第

十三年二月詞藻宏麗科 楊綰及第

大歷二年樂道安貧科 楊膺及第

六年諷諫主文科 鄭珣李益及第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二十九 十一

建中元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姜公輔父直樊元澤呂元齊及第 文

詞清麗科 溪陟梁肅劉光亮鄭沈封吳通玄及第 經學優深科 孫比達白季隨及第

高蹈巨園科 張紳衡良儒蘇哲及第 軍謀越衆科 夏侯審臣知仰鄭澹陵正周胄子及第

第 孝悌力田聞於鄉閭科 郭黃中崔浩及第

貞元元年九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韋執誼鄭利用穆資楊鄂裴復

柳公韋誦登直李言 郭鄭敬魏宏問同元佑徐哀及第 博通文典達于教心科 熊統易劉

簡甫 第 諳洞韜畧堪任將帥科 許贊及第

四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崔元翰裴次元李彝崔豐史弁陸震柳公

綽趙參徐宏及常彭壽鄒備立士乃杜倫元易王員及第 清廉守節正直可稱堪任縣

令科 李孝悌力田聞于鄉閭科 長告及第

十年十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裴相王番朱諫裴康熊執易許堯佐徐宏

殺崔羣皇甫鏐王仲舒許季博通墳典達于禮教科及第

同仲子陵卿士林三顧及第景亞及弟李

詳明正術可以理人科張平叔李其年四月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元禎韋惇獨孤郁白居

組讓崔襄韓存慶章衍李璠易曹景白韋度復崔瑄元修肖俊沈傳師柴宿及第達于吏理可以從政科陳

第及

二年四月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卜僧儒皇甫是李宗閑

練三起郭求執李正封吉宏宗徐晦賈哀瘦戚及第達于吏理可以從政科省陸

長慶元年十二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龐嚴任晚呂

李回崔根崔邁從韋正崔郢軍實崔知陳口允揚及第詳明正術可以理人科及第

謀宏遠材任將相科吳思李商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李

第及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二十九 三

寶歷元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唐中揚儉韋端

楊曾士來擢趙祝裴暉韋縣李昌實舒光襄肖敞寶嚴封李匡肖夷中裴元晦及第詳明吏禮達于教化

科章正實軍謀宏遠材任邊將科裴儔侯雲

太和二年閏三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裴休裴素李

杜牧馬植亞崔樽崔與王武羅郡程京崔合南卓李甘澤韓質崔慎由苗燁俸昶煥崔黨及第詳明吏理達於

教化科軍謀弘遠堪任將帥科鄭冠季

式及第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九終

治道部十一

薦舉上

禮記檀弓下曰趙文子知人所舉於晉國爵庫之士七十

有餘家

管子之土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于君以為大夫士也管鑣也庫物所藏

禮記雜記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

遊僻也可人也

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

又儒行曰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推賢

而進之不望其報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

此者

左傳莊公曰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

鮑叔手勝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一

一

而進君軍志在生得管仲故抱不忍之辭

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

管仲射桓公故曰擁

甘心言欲快意殺戮之

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

受之及堂阜而解之

堂阜齊地或曰鮑叔解夷吾縛于此因為以名

歸而以告曰

管夷吾治於高侯

高侯齊卿高政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

使相可也

公從之

又僖中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襄以壺殮

從徑餒而弗食

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

故使處原

從披言也喪雖有大功猶

間小善以進之示不貴勞

又僖下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

一人

睽楚邑自早及食時為終朝

復使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

人背三人耳

自旦及夕為終日

國老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賈尚

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王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王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又曰初曰季使過冀兄冀缺耨其妻盥之賓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請祇君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仲桓公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曰採芣授非無以不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又曰晉蒐子啟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襄曰卻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禮之本也夏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穀將中軍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

又曰秦伯代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不也備以一惡升其善與人之一也二心

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與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予以采蘩于沼于汙予以用

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又曰晉蒐於夷舍三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跋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李之屬也故黨於趙

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

又文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野隕

數擣戴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陸馬陶阜之倫庭堅即阜陶宇齊

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

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高辛帝譽之子此十六人

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

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

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

元使布政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同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 三

相去四凶也

又襄公曰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

讐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

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之子於是

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

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奚祁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田得舉

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能舉善

也夫唯善故能舉其善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

焉

又襄公曰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偏近族大龍

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

小言在治政

小能事大國乃寬

為大所恤故也

論語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

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又曰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

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孔子曰女

所不知者之將自舉之名舉其所知也賢才無遺

又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撰與文子同升諸公

升曰大夫僕本父子

家臣薦之使與已並爲大夫同升請公朝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孔子言行如是可證

文爲

史記曰秦繆公以殺羊皮贖百里奚與語國事百里奚讓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

四

臣曰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遊困於齊而

乞食於人臣困而欲事齊君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

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欲止臣

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

利祿爵且留再其言得勝一不用及虞君之難是以知其

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以爲上大夫

又曰秦孝公下令曰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

尊官與之分土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

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士明行賞罰孝公善

之卒用鞅法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

又曰王稽使於魏問鄭安魏有賢人可與俱西乎安平曰

臣中里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稽知其范雎乃載以入秦

又曰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則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捨石二人吾賜之田八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問歌者公仲曰求未有可者田有頃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疫不朝番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四年亦有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賢可公仲乃進三人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與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待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乃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先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史記蘭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諸大臣謀欲與秦恐秦城不見得欺欲勿與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官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舍人蘭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請臣曰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幸於君王故燕王欲結交於君令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鑕請

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
勇士有智謀宐可使於是王召問藺相如以爲賢遂使奉
璧入秦

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乎原君家不肯出
趙奢以法治之殺事者九人乎原君怨將殺奢奢因說日
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
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當以君
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趙固而君
爲貴成豈輕於天下耶乎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之用
治國賦太平民富而府以實卒爲名將

又曰陳平亡楚歸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與語而說之乃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

六

拜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後絳侯灌嬰等咸

讒平曰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亾歸楚歸楚不

忠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

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

王疑召護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

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

之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願其計誠足以爲國家利耳

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王乃厚賜平拜爲護軍都尉盡

護諸將後高祖定天下與平部符世世勿絕爲戶臘侯平

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

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

乃復賞魏無知

漢書曰韓信投蕭何等已數言上不用卽亡何聞信去不
及以問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夫左右手
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者何也曰臣非
敢下追下者耳上且曰下者誰曰韓信上曰亡十數公無
所追追信何也何曰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
事信張晏曰無事用臣也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

又曰孫叔通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故羣
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而得從降漢今不
進臣等專言大滑何通乃言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
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
之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
七

又曰張釋之字季南陽人與兄中同居以貲爲騎郎事孝
文帝十二年不得調亡所知釋之曰久官臧仲之產不遂
欲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從釋之補謁者
又曰賈誼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於稱郡中河南守吳
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愛幸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
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季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
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冢之事書文帝君以爲博士
又曰武帝初卽位是時丞相田蚡每入奏事移日所言皆
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

吾亦欲除吏也

又曰韓安國爲人多大畧知當世取捨而出於忠厚貪嗜財貨然所推舉士皆賢於己者

又曰張安世嘗有所薦人來謝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以過失長史曰將軍明主股肱而士無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夫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又曰朱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久不報待詔公糧車用之上計吏卒更乞與之會邑子嚴助貴辜薦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悅之拜買臣爲大夫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

與嚴助俱侍中

又曰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詣國客至伊修城都尉宋昌言莎車與旁國投殺漢使奉世與其副嚴昌計遂以節論諸國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王車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降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人

又曰王章奏王鳳不忠天子感悟謂章曰微京兆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誠爲求可以自轉者於是章奏封事薦計中山孝王舅瑯琊太守馮野王上欲章以代於此爲鳳所忌

又曰何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內使匣爾

冀在沛郡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之功也世以多焉

又曰大將軍王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專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同少子歆通有異材上召見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

又曰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垂涕曰將軍病如有不諱平阿侯譚次將相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奢僭無率遵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敬臣死保之初譚等倨不尊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之故薦之

又曰哀帝有詔舉太常王莽入收大司董賢賢印綬詔有司舉可代司馬者莽故大司馬亂位僻丁傳衆庶稱以爲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

九

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獨謀議以爲往事孝惠孝昭少主之外戚呂霍上官持權機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毛宜今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便於是爲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爲大司馬莽諷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乃相稱舉皆免

又曰王嘉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及蕭成薛修皆故二千石有名納而用之

續漢書曰虞詡以左雒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伏見議郎左雒數言封事至引陛下身遭危難以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諫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

之益由是爲拜雄尚書

又曰陳蕃胡廣等上疏薦徐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治之所由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城陽善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民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昭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立燻徵之

又曰橋玄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

又曰皇甫視字威明安定人拜度遼將軍尙書薦中郎將張奐自代及朋黨事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連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朝廷知而不問也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

十

薦舉中

東觀漢記曰光武召鄧禹曰吾欲北發幽州突騎將諸誰可使者禹曰吳漢與鄧弘俱客蘇弘弘稱道之禹數與語其人勇鷲有智謀諸將鮮及上以禹爲知人上欲定河內問禹諸將誰可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上乃用之

又曰東平王蒼薦吏吳良上以章示公卿曰蕭何薦韓信設壇卽拜不復考試以良爲議郎

又曰王丹字仲回初有薦士於丹者丹選舉之而後所舉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一

一

者陷罪丹坐免客慙自絕俄而御丹復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見之謂曰何量丹之薄不爲設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又曰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伏惠公曰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惠公自行束修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衆賢百姓鄉望德義微過弁退久不復用識者愍惜儒士痛心

又曰上嘗問宋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近也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上海宴

輒合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聞譚內出遣吏召之譚舉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欲令輔國家以道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樂非碩德忠正也後大會羣

臣上使譚鼓琴見弘失其常度上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

又曰杜林字伯山扶風人爲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上乃徵興爲太中大夫

又曰陳寵字昭公沛人爲尚書寵性淑純周密重慎時有表薦輒自手書削草人莫得知

又曰韋豹字季明數年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辟之謂曰卿輕人好去就故爵位不踰今歲垂盡當辟御史意在相薦子其畱乎豹曰犬馬齒衰豈敢久待論薦之私非所當遂跣而起愷追之遙去不顧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一

二

范曄後漢書曰東平王蒼以至戚輔政時班固始弱冠說蒼曰將軍以周之德立於本朝今者將軍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側衣裳將軍宜効唐殷之舉審伊臯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光名宜於當世貴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京兆祭酒馮晉扶風掾李育京兆督郵郭基涼州從事王雍恒農功曹殷肅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予所爲嘆也蒼納之

又曰曹騰加位特進其所進達皆四海內名人陳畱虞放邊南陽延固張溫恒農張奐潁川唐谿等皆所舉也

漢雜事曰傳喜爲右將軍傳太后與政事喜數諫之后不

悅喜上印綬病在家司空何武尚書唐林上書曰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隣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文公反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及一賢於是上拜喜爲大司馬高武侯

又曰谷永爲尚書薦薛宣竊見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有退良自公之節寡樹黨遊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捨功實之臣任虛華之譽是以越職陳宣行能唯晉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爲御史大夫

魏志曰太祖既定河地而高幹舉并州叛衛固與范先通謀太祖謂荀彧曰河東被山帶河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或曰杜畿可於是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率伏

又曰潁川戲志才籌畫之士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或薦郭嘉見召與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亦喜曰真吾君矣

又曰張郃字雋義河間人也郃雖武將而愛儒士嘗薦同郡畢諶經修行明詔曰昔祭遵爲將常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勤戎旅內存國計朕嘉將軍之意擢諶爲博士

又曰桓範薦徐宣曰臣聞帝王之用人度世論才爭奪之

時以策畧爲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爲百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曰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托後於周勃竊見尙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稚特立不墮世俗確然難勤有社稷之節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如宜者帝遂以宣爲右僕射

又曰陳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並用之後乾以忠義死矯爲名臣

蜀志曰諸葛亮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唯徐元直

徐庶

字元直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

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與君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造亮凡三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一

四

往乃見於是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言羽飛乃止

吳志曰劉繇字止禮東萊人兄岱字公山平原陶洪薦繇今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衢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

又曰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卽召肅與語甚悅之衆宥罷退獨引肅還指對

食

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爲孫權將甚見親重時有薦同郡盛進於權者以爲梗概大節有過於公績權曰但令如

公績足矣後召暹夜至公績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

晉書曰桓彝字茂倫性通朗早有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劭

又曰劉恢嘗薦吳郡張憑卒爲美士衆以此服其知人

又曰華譚字令思廣陵人除甄城令過漢水作莊子讀序以示功曹後見功曹荅教不常譚疑其不能爲私問是廷掾張延所作譚卽拔延薦達於部遂得升擢比譚爲廬江延亦已爲郡譚至廬江舉寒族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爲譚知人

又曰江統爲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別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一

五

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者否統舉高平郗鑒爲賢良陳留阮修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以爲知人徐廣晉紀曰張華少自牧羊而篤志好學初爲縣史盧欽音其才數稱薦之

晉中興書曰賀循會稽人郡鈐下有揚方者字公廻初爲郡威儀少好學有異才以門役在閤下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別也內史諸葛恢聞方學召爲給使見而異之謂有殊常之才卽解役散置左右以門人待焉由是邦壤敬異方始得周旋鄉貴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並知拔之後恢欲薦功曹於中宗使方具事主簿虞預以薦文美

采送示太常賀循循遂向京師稱美之司徒王導辟以爲掾方始在都交遊貴人間縉紳咸厚遇之

傳暢晉諸公讚序曰魏舒須有字量衆望未能悉歸侍中任愷爲世祖所委任泰始中啟舒散騎常侍中尙書令又爲吏部選僕射舒雖體度弘雅而才純無所創設遷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世祖臨軒太使常任愷拜授朝廷以愷前啟拔舒而爲王人人爲愷怨之也

宋書曰劉穆之爲丹陽尹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文若之舉善然不舉不善

又曰王鎮惡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所長而意畧縱橫善果斷武帝代廣固鎮惡時爲臨澧令人或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一

六

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且謂叅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卽署前部破賊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

又曰謝晦字宣明初爲孟昶建威府中兵叅軍昶死帝問劉穆之昶府誰堪入府穆之舉晦卽命爲人討叅軍武帝賞訊獄其旦刑獄叅車有疾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卽日署刑獄賊曹

又曰張邵元嘉五年爲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叅要新舊爲之危心邵曰子凌子令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

之

又曰晉平王休祐爲徐州帝就褚彥回求幹事人爲上佐

彥回沈文季轉驃騎長史

又曰劉道產在雍州有惠遠蠻歸懷皆出緣征爲村落戶口殷盛及產死羣蠻大爲寇暴孝武西鎮襄陽江夏王羲恭薦柳元景乃以爲武威將軍隨郡太守至廣設方畧斬獲數百郡境肅然

又曰荀伯子好學博覽經傳解褐奉朝請員外散騎侍中著作郎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爲佐郎同撰晉史

齊書曰傅昭字茂遠御史中丞劉休薦於武帝永明初以爲南郡王侍讀

又曰孔休源字慶緒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一

七

之謂同坐曰觀此足稱王佐之才瑯琊王融雅相友善爲薦之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

又曰江革字休映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胡諧之行州事王蠲與諧之書合薦舉諧之方貢瑯琊王汎便以革代之

又曰武帝將下都劉懷珍白帝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帝高納之與武帝書曰汝旣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武帝乃舉柳世隆自代轉爲武陵士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

又曰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表薦王昧及東海王儼儒徐昧散騎從事中郎將

又曰梁武帝之臨雍州問京兆杜暉求州綱紀暉言柳慶遠武帝曰文和吾已知所問未知者耳因辟爲別駕

又曰陸厥字韓卿少好屬文永明元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右曹掾顧曇之表薦厥堪季才

梁書曰何遜字伯言八歲能賦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天監中兼尚書水部員外郎南平王引爲賓客後薦之於武帝與吳均俱進倖

又曰朱異字彥和吳郡人也詔有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異高祖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甚說之謂左右曰朱異實異能後見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異直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一

八

西省

又曰陸襄字師卿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軸表薦襄起家爲著作郎

陳書曰陸瓊字伯玉幼聰慧有令名深爲文帝所貴及討周廸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中敕付瓊及宣帝爲司徒妙問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及宣帝言其識見優敏文史足用近居卽署歲月過淹左曹掾缺允膺茲選雖皆次小踰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曹掾

北齊書曰祖鴻勳范陽人也僕射臨淮王或表薦鴻勳有文學宐試一官勅除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竟不相識恐非其宐鴻勳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但鴻

動何從而謝之或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一

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一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一

治道部十三

薦舉下

唐書曰杜如晦少聰悟精彩絕人太宗引爲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鄭州長史房玄齡白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敏達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守乃請爲秦府掾封延平縣男補弘文館學士貞觀初爲右僕射

又曰李大亮隋末爲賊所獲同輩百餘人皆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大亮既貴每懷張弼之恩貞觀末弼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過諸途識之持大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一 一

弼手而泣悉推家產以遺弼弼辭不受大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乃張弼之恩力也乞迴臣之官爵以授之太宗卽日以弼爲中郎將俄遷代州都督

又曰岑文本初事蕭銑江陵平就授秘書郎直中書省李靖驟稱其才擢拜中書舍人漸蒙恩遇時顏師古諳練故事長於文誥時無迨者師古以謹免職溫彥博奏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乃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

典樞密

又曰狄仁傑授汴州判左工部尙書闈立本黜陟河南仁傑爲人誣告立本驚謝曰仲尼觀過知仁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特薦之遷并州法曹

又曰張柬之進士擢第爲青城丞年七十餘永昌自初
免復應判策試畢有傳柬之考入下科柬之嘆曰余之命
也乃委歸襄陽時中書舍人劉允濟重考策自下昇甲科
爲天下第一擢拜監察御史累遷荊州長史長安中則天
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人任使有乎仁傑對曰陛下作何
任使則天曰朕方待以將相仁傑曰料陛下若求文章資
歷則今之將相李嶠蘇味道亦足爲文吏矣豈非文士齷
齷思得大才以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心
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材也且久
不遇若用之必盡忠於國家則天召以爲洛州司馬他日
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二

矣仁傑曰臣薦之請爲相也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乃
遷秋官侍郎及姚崇將赴靈武則天令舉內外堪爲宰相
者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
急用之登時召見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年已八十與桓
彥範敬暉等誅二張興復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

又曰張嘉貞落拓有大志亦不自異亦不下人自平鄉丞
免歸鄉里布衣環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也張循
憲以御史出使還次蒲州驛循憲方復命使務有不決者
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客乎驛吏以嘉貞對循憲召以
相見咨以使事積時凝滯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乃
命草表又出其意外他日則天以問循憲具以實對因請

以已官讓與之則天曰卿能讓賢朕豈無一官自進賢耶
乃召見內殿隔簾與語嘉貞儀貌甚偉神采俊傑則天甚
異之因奏曰臣生居草萊因不覩朝廷之事陛下過聽引
臣天廷此萬代一遇也然咫尺之閒若隔雲霧臣恐君臣
之道有所未盡則天曰善遽命捲簾與語翌日拜監察御
史開元中用之爲相

又曰姜皎薦源乾曜玄宗見之大悅驟拜爲相謂左右曰
此人儀形壯肅類蕭至忠朕故用之左右曰至忠以犯逆
死陛下何故比之玄宗曰我爲社稷計所以誅之然其人
信美才也

又曰李勣少與鄉人翟讓聚衆爲盜推李密爲主言於密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一 三

曰天下大亂本爲飢苦若得陽黎一倉大事濟矣遂襲取
之時在飢餓就食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
恪皆客遊勣一見便加禮敬引之臥內談論忘疲及虎牢
獲戴胄函相推薦咸至大官時稱勣有知人之鑒

又曰李義府僑居於蜀袁天綱見而奇之曰此郎貴極人
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曰此子有七品願提拔
之義府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五十二此外非所知
也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交薦之召見拜監察御史
後位至宰相

白虎通曰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稱善者也天下
躬求之者貪義也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卽治

孔叢子曰子高見齊王齊王同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也容貌陋居民不敬子高荅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貌醜惡齊國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訥訥其相晉國晉國以寧子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諸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脩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之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爲臨淄宰

韓子曰趙武薦四十六人於其君及武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無私德若此武薦白屋之士十餘家

大三御覽

卷六百三十一

四

戰國策曰淳于髡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也寡人聞于里一七是比肩相望百世一聖若隨踵而至者也今子一日而見七士不亦衆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葫桔梗於沮澤則世不得一焉若求之梁甫之陰則卻車而載耳夫物右儔等今髡賢者之儔王求士於髡譬如挹水於河而火於燧也

言易得也

國語曰文公使原季爲卿

原季趙良也文公二年爲原大夫

辭曰夫三德

者偃之出也

三德欒枝先軫胥臣也偃孤偃也三子皆偃所進

以德紀民其章大

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

長也

毛偃之兄

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

偃佐之

又曰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車乘千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之而不能黨孰大焉勉之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侯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免失舉之罪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遊謂簡主曰吾所樹堂上之土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之上惡我於明君朝廷大夫中我於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復樹德於人簡主曰噫子言過矣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得採其業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之所樹其非人耳

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如漬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

言欲用誰爲相

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已若者不比於人一人聞人之

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爲人也上志而

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

自愧其德不如黃帝又恐不若已也其於

國也有不聞也

不求聞其善也志在利國已也矣

其於物也有不知也

也非其職事不求知之也

其於人也有不見也

務在濟民不求見也勿已乎則隰

朋可矣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

大臣不斲

但視模範而已不復自斲削

大庖不豆

和調五味不復自別

大勇不鬪

大兵不寇

又曰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病甚矣將柰社

稷何對曰臣之庶子鞅者願主以國聽之若不能聽弗使

出境王不應出謂左右曰豈不悲哉夫以公叔之賢今謂

寡人心以國聽鞅悖也公叔死公孫鞅西遊秦秦孝公聽

之秦果強魏果弱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六

又曰百里奚之未遇時至虢而虜飯牛於秦練以鬻五羊

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馬公曰買

之五羊之皮而臣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

君子之明也讓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爲明臣爲忠彼信賢

也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我用之謀無不當舉必

有功

說苑曰田子方渡西河遇翟黃乘軒車子方曰子何以致

此乎曰昔西河無守臣進吳起鄴無令臣進西門豹酸棗

無令臣進北門可君欲攻中山臣進樂羊魏無使治之臣

臣進李克進此五大夫爵倍於此

又曰子貢問孔子曰今之臣孰賢孔子曰齊有鮑叔鄭有

子皮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孔子曰吾聞鮑叔之進管仲子皮之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又曰孟嘗君進客於齊王三年不見用故客反見曰不知臣之罪耶君之過耶孟嘗君曰寡人聞縷因鍼而入不因針而急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畜夫子之才必薄矣尙怨寡人哉客曰臣聞韓盧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不失兔望兔而放狗則累世不能得兔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於是孟嘗君復屬齊王王遂使爲相

又曰蘧伯玉使之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接草而待曰吾聞上士可以托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託耶伯玉曰謹受命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大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一 七

容言至於士王曰何國最多士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悅伯玉曰楚最多士而王不能用王曰是何言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而吳善用之蠶蚨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曰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以三言者固可得託身耶於是楚王發使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伯玉之力也

劉向新序曰楚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莊王曰與賢相語不知晏者也樊姬曰賢相爲誰王曰虞邱子樊姬掩口而笑王乃問其故曰虞邱子爲相數年未嘗進一賢不知賢是不智知而不進是不忠不智安得爲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邱子虞邱子稽首曰如姬之言於

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叔敖相楚而莊王霸樊姬之力也
海內先賢傳曰潁川鍾皓字季和爲郡功曹太丘長陳寔
爲西門亭長皓深獨敬異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
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曰府君欲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
卒爲海內高名之臣歸以公相之位

三輔決錄曰潁陽遊殷爲郡公曹有童子張旣書佐殷察
異之具設賓饌以子楚託之後魏王以問旣旣稱楚文武
兼才王遂以爲漢興郡守

管輅別傳曰趙孔耀至冀州見裴使君問顏色何以清減
孔耀曰體本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內有一騏驎拘繫後
廐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其足以起風塵以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二十二

八

此樵悴耳使君言騏驎今何所在孔耀言平原管輅字公
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
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司馬季主遊步道術開神無
窮抱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爲清河郡所錄比鬻文學
可爲痛心疾首者裴使君聞言慷慨曰如此便相爲取之
卽檄召輅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
大熱移床於庭前樹下乃至鷄鳴向晨後再出相見便轉
爲鉅鹿從事三相見轉爲治中四相見轉別駕至十月舉
爲秀才

文士傳曰張華薦成公綏曰竊見處士東郡成公綏年二
十五字子安體珪璋之質資不器之量知焉慮明足以妙

見研思篤好則仲舒之精引之世貞幹足以敦風篤俗淵
才達學足以弘道世教固逸倫之殊俊摺捶之檢式也
荀爽與郭叔都書曰陳季方才德秀出超世逸羣金相玉
質文章席美終軍賈誼誠無以加宜遂貢之宰朝盛其龍
光鹽車之驥自非伯樂無以顯名採光剖璞以獨見寶實
爲足下利之

孔融薦禰衡表曰伏見處士平原禰衡淑質貞亮英才卓
犖初涉藝文登堂觀奧目所一見輒傳於口耳所一聞不
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若得龍躍天衢奮翼雲漢足
以明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應璩薦賁伯偉文詣曹公曰璩聞景雲浮則應龍翔治道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九

明則雋七臻是故良哉之歌興於唐堯之世多士之頌形
於周文之朝窮見太子舍人賁琳字伯偉稟性純和體素
清宜授以千里之塗任以列曹之職

陸機薦賀循郭納表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鑿
清遠丞陽令郭納風度簡曠器識朗拔準其才望資品循
可尙書郎納可太子洗馬

又陸機存戴若思文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
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廣陵戴淵年三十
字若思心智足以研幽才鑿足以辨物固窮樂志無風塵
之慕砥節立行有渫井之潔誠東南之貴寶聖朝之奇璞

也

楊方爲虞領軍薦張道順文曰蓋聞驪龍之珠必沉紫泉之裏垂天之翼必翔青冥之表竊見處士吳國張道順天挺珪璋明達清秀下竿掩彫龍之文發言吐談天之藻慕西道之陽生希北巷之顏回若得清水碎其鋒鉞砥歛其鏘必騰躍天路出觀聖世

琴操曰史魚者衛靈公之相時蘧伯玉執清廉之節脩仕義之方史魚乃薦伯玉於靈公公曰諾其後未用史魚復入臣聞抱王朝君不如貢賢夫國危者則思仁思安者則急賢公何嫌疑靈公謂史魚以庭褒虛飾良久乃應之史魚出謂其子曰我薦伯玉於公公以我言爲不信將自殺以明之我死後勿歛用伯玉乃歛語畢進藥自殺靈公聞之曰痛哉寡人謂史魚徒謙退欲進士者也不意乃至於身死臨喪拜伯玉代史魚公泣曰寡人負史魚悔焉無及也

賞賜

說文曰賞賜有功也

傳曰蔡公孫歸生謂楚令尹子木曰善爲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則懼及刑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迨違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理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飭賜此所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以此知畏刑也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三

一

又曰晉荀林父滅潞晉侯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得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古職曰是賞也日周書曰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物事也七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謂明德文王造周不是過也注云邲之敗晉侯欲殺林父士伯諫而止之

又曰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疋非禮也雙王爲穀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又曰晉侯伐鄭鄭人賂晉侯女樂八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九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

有抑臣顧曰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曰子教之敢不承命
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
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周禮曰大宰以八柄馭羣臣三曰予以馭其幸注云幸謂
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與以勸後也

又曰以九式均節財用八曰匪頒之式注曰式謂財用之
節度也匪分也頒賜也謂分賜羣臣

又曰太府以幣餘之賦以待賜子

禮記百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以伯子男樂則以鼗
將之將謂執以致命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專殺賜珪

瓚然後爲鬯未賜珪則資鬯於天子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三

二

又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報以拜賜君未有命弗卽
乘服凡賜君子與小人同此賞賜之義也

又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

鄭立曰雖見賓客猶不敢稱禮

也待食則不祭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度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

卒爵而侯君然後受虛爵

不敢先君盡爵

詩曰陳錫哉周侯

注云言文王能布陳不利以錫

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

又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又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又曰功多有厚賞弗迪有顯戮

史記曰紂囚西伯于美里西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

物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而賜弓矢斧鉞使得專征代

又曰武王滅紂乃罷兵西歸封諸侯班賜定彝作分殷之

器物鄭立日宗彝宗廟彝尊也作分器若王之命及物也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

尙父爲首封封士父未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

曰魯封召奭於燕封弟叔度鮮於管封叔度於蔡餘各以

次受封

又曰禹平水土以成帝錫玄珪禹受曰非予能成以大費

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錫爾皂游音游爾後嗣將大

出遂妻之姚姓之玉女皇甫謐曰賜之立王妻姚姓之女

史記晉人請公賞從亡者臣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

請賞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

大三御覽 卷六百三十三 三

我以行事卒我以成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

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補吾缺者此復受次賞三賞之

後故及子晉人聞之皆說音悅

又曰晉楚戰于城濮晉侯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

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

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

世之功柰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之功乎是以先之

又曰三國攻晉陽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

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惟高共一作不

敢廢禮襄子懼乃夜使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三

月丙戌三國反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

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其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臣禮是以先之

又曰漢五年已殺項羽定天下卽皇帝位論功行封以蕭何功盛封爲鄼侯列畢已受封奏位次日封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利耳夫上與楚相拒五載嘗失軍亡衆還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三

四

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待漢之不必待以金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勳也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第一賜帶劍腹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

又曰項藉死天下定上置酒上邨隋何之引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隋何跪曰夫陛下功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兵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隋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千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

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隋何爲護軍中尉

又曰漢文帝初卽位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蘇林曰男子賜爵女子賜牛酒也

皇帝曰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持

軍植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民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產欲爲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穀謀奪呂產等將軍朱虛侯劉章首先補呂產等太尉身奪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卽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與居邑各二千戶金二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劉金千斤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三

五

漢書曰夏侯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惠帝帝及高后德嬰之脫李惠魯元於下邑閒也乃賜嬰縣北第一師古曰北地近北關之地嬰最一也

又曰景帝賜衛綰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詔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于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嘗盛未嘗服也後遷爲御史大夫代桃侯舍爲丞相然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上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

又曰伏曰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曰當早歸請受賜卽懷肉去太太奏之朔後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去之何也朔勉

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賁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歸以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賁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又曰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爲膠相治甚有聲宣帝先褒之地郎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

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息流民自占八萬餘口

師右曰隱

度名數也來附業也

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

又曰黃霸爲潁川太守是時鳳凰神雀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悌貞婦順孫日以衆多行者讓路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三

六

道不捨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無重囚而吏民鄉于教化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霸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悌有行義民三考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

又曰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衆欲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也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之宜此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不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侯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束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爾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

而家果失火隣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
隣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不錄言曲突者人謂
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失火之患今論功
而請寶曲突徙薪亡恩澤燠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乃寤
而請之今茂陵徐福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卿使
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
事旣已而福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從薪曲突之策使
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疋千以徙爲郎

後漢書曰光武召桓榮令說尙書甚善之拜爲議郎賜錢
千萬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
善曰得生旣晚持加賞賜後入會廷中詔賜奇菓受者皆
大云御覽 卷六百三十三 七

懷之榮獨手捧以拜帝笑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見敬
厚常令止宿太子宮後拜太子少傅賜輜車乘馬榮大會
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乎

又曰明帝初卽位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漢書音義曰男
子者謂房內之

長也南極爲秦制爵二十級人賜爵者罪得以贖貧者得賣以人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

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漢制賜爵自公士已上
不得過公乘故過者得

移授也同產同
同母兄弟也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無名數
謂文簿

也占謂
自歸首

又曰管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耶
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人受其殃是以難之

又曰永平中顯宗幸死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並受賞

賜思寵篤焉漢書出且春秋文選大夫山
又曰郭伋爲荊州牧過京師謝恩帝並召皇太子諸正諫
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漢書出且春秋文選大夫山
又曰肅宗納梁竦女爲貴人生和帝竇皇后奏以爲子請
竇遂譖殺貴人而陷竦等死獄中家屬徙九真和帝立後
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嬪於計切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
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誕生聖明爲竇憲兄
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冤死牢徒老母孤弟遠徙萬卑今
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羣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旣伏
辜誅妾乃敢昧死自陳所丐帝覽感悟乃下掖庭令驗問
之嬪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乃畱嬪止宮中連以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二

八

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旬月之間累貴千萬嬪素行有
操帝益愛之乃號梁夫人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河如
帶太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

漢魏春秋曰天下以曹公典任守外臨時之賞或宜速乃
命公得承制封拜諸侯守相詔曰夫軍之大事乃茲賞罰
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踰月者欲民速觀
爲善之利也昔在中與鄧禹入關承制拜軍祭酒季文爲
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
先請明臨時刻印也斯則世祖明權達變蓋所用速示威
懷而克成洪勳者也且春秋之義大夫出疆專命之事苟

可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况君兼任二伯師尹九有突征
夷夏軍行蕃甸之外得失在於斯須之閒停賞俟詔以滯
時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號者
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義得共獎勵弗有疑焉

魏志曰太祖攻城巨靡麗之物則悉賜有勲功勞宜賞不
恡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

又曰袁煥卒太祖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
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十斛與耀卿家

煥字耀卿

外不解其意

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又曰公合曰昔趙奢寶嬰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
故能濟成大功末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爲人也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三

九

與諸士將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羣士不遺
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文賞戶邑三萬追思趙竇
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侯掾屬反故戍於陳蔡者庶
以酬答衆勞不擅大惠也

又曰鎮東將軍母邱陷上言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中遣士
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考問所傳整曰欲殺我者便
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恪遣騎尋迹
索得縛將縶城像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
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
其口便不得語整像爲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
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道使

越六車蹈重圍冒突曰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杭節彌勵
楊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今追
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
又曰夏侯惇從征孫權還使都督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
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况將軍乎
又曰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以素屏風素机賜毛玠曰
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撫育孤兄子
甚篤賞賜以施貧族家無所餘

又曰文帝在東宮賜鍾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
漢藩屏厥相惟鍾寔幹心膺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帥
師楷茲度規矩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二

十

又曰薛夔黃初中為秘書丞帝與之推論書傳未嘗不終
日帝視其衣薄袍賜之

晉春秋曰清河崔祖恩死家無財有書八千卷上聞嗜嘆
良久乃以葛屯穀百五斛賜其家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
後世知其見異

晉書曰王沈為豫州下教曰能陳長史可否說自姓所害
者有賞言刺史得失倍賞主簿陳廩褚碧曰上好下應今
示以賞恐拘介之士憚賞不言貪昧之人慕利妄舉沈從
之

宋書曰謝方明為桓立著作佐郎後從兄景仁舉為宋武
中軍主簿方明知無不為帝謂曰愧未有瓜衍之賞且當

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奇張融賜衣曰見卿衣服麤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令送一通衣意謂雖故乃勝新是吾之所者已令裁減稱卿之體

又曰孔靈產為光祿大夫覽止足之分不肯仕太祖以白毛扇素機遺之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當代榮之

北齊書曰唐邕字道和太原人邕少明敏有治世之才斛律金啟太后云唐邕強幹一人當千顯祖常解其所著青鼠皮裘賞邕云朕意與卿共弊

家語曰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于鐘也而交友蓋親

得季孫干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三

士

鍾之賜以施於家故交曰益親也

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

孔子

欲具者貌西觀周室敬叔言於魯君給孔子車馬澗禮於老子歷郊廟自用而遺弟子四方來集也

故道

雖貴必有時而後動德雖高必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則臣之道殆於廢矣

太 金匱曰賞一人而千人喜者賞之賞二人而萬人喜者賞之賞三人而三軍勸者賞之

管子曰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德之至也
司馬灋曰殷戮於市周賞於朝觀君子懼小人也

鵬冠子曰進賢者受上賞則不蔽善為政賞人不多而民喜罰人不多而民畏

言中尉中

尹文子曰祿薄者不可以經亂賞輕者不可以入難此處

上者所宜慎者也

慎子曰孔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賞而不賞周人賞且罰賞禁也賞使也

文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故聖人賞一人天下趨之是以至賞不費也

韓子曰司城子罕謂宋告曰慶賞賜與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而

誅大君請與子罕議之居期年人如死生之命制於子罕故一國歸焉

又曰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四人高赫爲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三

七

之事國危社稷殆矣羣臣無不有驕侮之意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能失禮也

又曰韓昭侯使人藏蔽衿侍者曰君亦不仁矣蔽衿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君之愛一嘖有爲嘖一笑有爲笑今夫衿豈特賞笑哉衿之與嘖笑相去遠矣吾必待之有功故藏之未有與也

言不謬賞

尹子曰范獻子遊於河顧問欒氏之子丹人捨楫對曰君不修政舟中之人皆欒氏之子君能反是欒氏之子其如君何獻子稱善乃賜舟人田百畝以田易言也

淮南子曰忠臣之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量力而

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弗辭也

宋玉賦云楚王既登雲陽之臺乃命諸侯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卒而宋玉受賞王曰復賞爲小言賦者與之雲夢之田王又爲賦王曰善遂賜雲夢之田

說苑曰晉文公亡時陶淑狐從文公返國行三賞而不及陶淑見舅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吾君反國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亡我與吾有大故歟子試爲我言之於君舅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成就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我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三

七

爲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子固爲首矣吾豈敢忘子哉周內使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又曰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綿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乃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伐不可以理避也不辨理也言不賞切猶舉杖而呪狗強弓而鷄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害之必也

又曰齊宣王遊於杜山有閭丘先生長老十三人於路拜

謁宣王王賜之田不租無徭役諸老皆拜閭丘先生獨不拜王曰何也對曰來見大王所望諸願賜臣壽願賜臣富願賜臣貴王曰夫生殺有時命有長短非寡人之所制無以壽先生倉粟豐盈備災而畜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曰非此之謂也臣所願者願王選吏平濼度政無刻苛如此臣少得壽焉春夏秋冬使之以時役無煩擾臣少得富焉願出令使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此則臣得貴矣今王賜臣田不租則倉廩空虛徭役則官無所使非臣所望也王曰屈先生爲相可乎先生曰臣願足矣焉用相乎

又曰趙襄子問王離曰國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君悛而不能忍是以亡爾襄子曰何以爲然也曰悛則不能賞賢忍則不能罰罪賢者不賞罪者不罰不亡何也

又曰佛股於中牟叛置鑊於中庭召大夫而盟曰從我者賞之不從我者罰之田英曰吾聞義死者不避斧鉞之威義窮者不行軒冕之賜無義而生不如義而死吾不取也乃蹇裳就鑊佛股止之及襄子既復中牟之叛聞田英義召而賞之英辭不受曰一人受賞衆人有慙色英若受賞則中牟之士盡愧矣

又曰蘇秦至齊齊厚待之諸大夫嫉之使人刺秦而不死齊王出珍寶募求賊不得蘇秦垂死謂齊王曰王誠能爲臣求賊者臣死後請車裂臣屍於市詢之曰蘇秦爲燕

欲亂齊今日其死寡人甚喜故裂之若

其得

殺主重封賞之

如此刺臣者必出矣齊王從其言裂屣而詢之刺蘇秦者
果出求賞

新序曰晉文公獵于澤有漁父諫曰夫鴻鵠厭江海而移
入小澤有增繳之患今君葉官殿遊至於此何行之遠也
文公納諫而還請之賞漁父辭曰君能尊天事地敬神固國
愛人薄賦徭役以時則臣亦富矣君若不能雖有重賞亦
不能保也

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焉
楚衆我寡柰何舅犯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交繁戰之
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又以問雍季雍季曰以詐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二

五

道民亦一時之利也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
爲賞雍季任上位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
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曰公雍季之言百世之
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
乎

又曰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
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驕
乘者存賞其本則以聞之郤虎公召虎曰衰言所以勝鄴
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請賞子虎曰言之易行之
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母

音無

辭虎乃受凡行賞欲其博也

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賞猶及之此疏遠者所以盡

能竭智者也晉文亡久矣歸而因大亂之餘猶能以霸其
用此歎

風俗通曰俗說有功得賜金者皆黃金案孫子澹曰費千
金百萬錢陳平閒楚千金賜二疏五金十斤此真斤金也
亦爲一萬錢

裴氏曰新書丹湄有一言之善晉侯賜萬頃田辭而不受
晉侯曰以此田易彼言也於子猶有所亡寡人猶有所得
周生列子曰行賞不洽於人是春半半生也行罰不威是
秋半半死也半生之春不洽於仁半死之秋不專於義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三

七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三終

吳興陳杰分校

急假

釋名曰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逮及也

漢書曰高祖帝告歸之田李斐注曰告請也言請休謁也
寧安也告曰告凶日寧也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
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
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病至成帝時郡國二
千石賜告不得歸家日馮野王始也漢律吏五日得一下
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又曰汲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四

一

又曰馮野王為瑯琊太守成時帝王鳳輔政京兆尹王章

譏鳳顯權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於是野王

俱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大將軍鳳風

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奏病而私自便杜欽素高野

王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告過長安謁

歸賜告不得歸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

也在官連有三最病滿賜告詔恩也今告則得詔恩不得

失輕重之分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

著令鳳不聽竟免野王官

謝承後漢書曰許荆字子張喪父養母孝順家貧為吏無

謝承後漢書曰許荆字子張喪父養母孝順家貧為吏無

有舟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清節稱於鄉里
又曰范丹字史雲陳留人也爲郡功曹每休假上下常單
步策杖同類以車牛與之不取

又曰吳馬字子高爲州郡吏休假先存恤行喪孝子次瞻
病畢拜覲鄉卑耆老老進然後到家名昭遠近

後漢書曰光武重帝紀告寧之與

魏志曰王思正始中爲大司農年老目暗又少信時有吏
父病篤近在外舍自曰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教曰世有思
婦病母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爲
人刻薄如此

魏志曰祀皓字子春南陽平氏人也志節抗烈篤於仁義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四
一
爲吏歸休周旋鄉里弔死問病畢乃遣家

晉起屛注曰孝武大元元年詔大臣疾病假滿三月解職

王隱晉書曰王尼音夷字季孫洛中貴盛名士王澄胡毋輔

之等皆與尼交時尼爲兵曹佐大將軍幕澄等持羊酒請
軍門吏疏名內請入見大將軍澄等旣入語吏過王尼炙
羊酒飲乾而去竟不見將軍聞之因與尼長假遂得離兵
宋書曰王敬弘子悛之爲秘書郎悛之曾請假還家定省
敬弘尅日見之至輒不果假日將盡悛之乞求奉辭敬弘
呼前至閭復不見

又曰謝景仁弟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帝還召述述知非景
仁夙意又慮非帝之命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頃至乃殮

其見重如此

又曰謝靈運自以名輩應參時政王曇首王華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息不多稱疾不朝直出郭遊行或一日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不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今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

又曰庾炳之居選部請急還家尙書令使來諮事一人善彈一人工歌留與宿有司以違制奏焉

又曰伏暉音恒自以名輩素在始興內史何遠前爲吏俱稱

廉白遠累見擢暉遷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職詔以爲豫章內史乃出拜侍御史虞瞻春曰風聞豫章內史伏暉去歲敬假以迎妹喪爲辭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深懷誹怨形於辭色請以大不敬論有詔勿論遂得就郡

又曰謝裕字景仁晦父從也爲左僕射裕性矜嚴居家守靜每輒睡唾左右衣事畢卽聽假一日浣濯每唾左右爭來受之

徐爰宋書曰申恬字道獻少懷貞恪志業介然拜殿中將軍柰省八載不休急時莫之此

齊書曰衡陽公謙字彥平高帝絕服族子武帝卽位除步兵校尉領衡伏主齊內兵伏委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叅掌鬱林卽位深委信謙謙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謙還

乃安

梁書曰太清元年大舉北侵初謀元帥帝欲用蕭範時朱
异取急外還聞之遽入曰嗣王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
至殘暴非常非過人之才昔陛下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
有異氣今日之事充宜詳矣

後魏書曰刑虬字神寶爲光祿卿虬母在鄉遇患請假而
歸值秋水暴長河梁斷絕虬得一船而渡漏面不溢時人
異之

唐書曰高志寬茫州安邑隋未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
稱賊帥王君廓虜爲寇掠聞其名獨不犯其閭隣里賴之
而免者百餘家後爲里正詣縣母疾取急求歸縣令問其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四 四

狀對曰母常有所若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知母有疾
令怒曰妖妄之辭也繫之於馳驗獄其母竟如所言令異
之慰諭遣去

襄陽耆舊傳曰習溫長子宇爲執法耶取急歸實從盛甚
溫怒杖字責之曰吾聞生於亂世貴而能貧始可以後亡
况後競乎

文士傳曰顧榮兼侍中安慰河北以前後功封嘉興伯求
急遣既造江渚欣然自得

風俗通曰濟北李登爲從事史病得假歸家復移刺延斯
後被召登自嫌不甚羸庾謂雙生弟寧曰我兄弟相似人
不能別汝類病者代我至府寧曰府君大嚴得無不可登

曰我新吏耳無能覺者我自行見謫必死寧詣府醫樂集
謫有驗後爲人所言事發覺遂殺登

世說曰車武子爲侍中與王東亭諸人期共遊集車早請
急出過詣王子敬於時宅在建陽門內道北車求去王問
卿何以忽忽車答曰與東亭諸人期共行王曰卿何以乃
作此不急行車遂不敢去盡急還臺

又曰顧長康作殷州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苦求之乃得
又曰張敷爲宋臺秘書郎自彭城請還假東於時相國府
有一叅將督護亦請假武帝遣傳令語敷云可載之答曰
臣性不雜遂不載

俗說曰張邀在彭城請假嘗歸宋傅亮時爲宋臺侍中下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四 五

舫中與張別張不起投兩手指着舫戶外傳遂不執其手
穀視張面云櫛是梨中之不臧者便去

陸機思歸賦序曰余率役京室去家四載以元康六年冬
取急歸而羌虜作亂王師外征機興憤而成篇范甯啟國
子生假故事曰國學開建彌歷年講載誦之音靡聞考課
之績不著良由達道之訓未弘鑽仰之心弗至陵替文源
宜見整正謂應斷假精加督勵其嚴師訓舉善黜違敢斷
衆公受假故事曰伏見內外衆官陳假紛紜煩黷無已舊
有急假一月五急一年之中六十日爲限不問虛實相率
如此誣罔視聽煩穢官曹舉世行之不已謂非急假之制
唯以父母妻子爲辭而伯叔兄弟制所不及長偷薄之風

敦睦之化臣謂宐去病解放之制一年令賜喪假日隨其所欲之通任其取日少假寧令曰諸內外官五月給田假九月給受衣假爲兩蕃各十五日田假若風土異宜種收不等通隨給之

又曰請百官九品私家廟除程給假五日四時祭祀各給

假四日

並讞主祭者

去任所三百里內亦給程

若在京都除祭者仍名依朝

創參

又曰請文武官若流外已上者父母任三年給定假三十日其拜慕五年一假十日並除程若已經還家者計還後給其五品已上所司審對當於事每闕者奏不得輒自奏詩親冠假三日五服內親冠給假一日並不給程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四

六

又曰諸婚給假九日除程周親婚嫁五日大功五日小功已下一日並不給程以下無主者百里內除程者本服周親已上疾病危篤遠行久別及請急難並量給假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五

刑法部一

敘刑上

易蒙卦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刑人之道道所惡也以正法制故刑人也

又豫卦曰順以動豫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又噬嗑卦曰噬嗑亨利用獄

噬齧也嗑合也凡物之不親由有間也物之不齊由有過

也有間與過善而合之所以通也刑克以通獄之利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

法

又豐卦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文明以動不失情理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五

尚書舜典曰象以典刑

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

流宥五刑

宥寬也以流放

之法寬

鞭作官刑

以鞭為治官事之刑

朴則教刑

朴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

金作贖刑

金黃金以贖罪刑出金以贖罪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眚過災害肆緩

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救之怙奸自終當刑殺之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舜陳典刑

之義救天下使教之憂欲得中

又曰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得亂也夏華夏羣行攻劫曰姦殺人

曰賊在外曰姦在內

汝作士五行有服

理官也五行墨

從也言得輕重中正之法也

五服三就

既從五刑謂服罪也五行常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

朝士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

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

惟明克允

言皋陶能明信五刑施之

遠近蠻夷得夏使咸信服無敢犯者

又大禹謨曰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無言于我

女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其能以刑輔教當

於治刑期于無刑民協於中時乃功懋哉雖或行刑以殺

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

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刑疑惟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

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辜罪也經常也可主也舉

所以以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之不辜之善仁愛之道也

又曰臯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言天以五刑罰

當必又呂刑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五

布告後為甫侯故作呂刑或稱甫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言荒

侯見命為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羣亂荒忽穆王即度作

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刑以詰四方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

尚書大傳曰子張曰堯舜之主二人刑而天下治何則教

誠而愛深也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為書

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

殺然耳刑數罪猶又曰子夏昔古三王愨然欲錯刑遂罰錯處也遂罰平心

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

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

又曰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古者有禮

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析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聽議獄也法聽無有倫是故法之難也

又曰有過赦小罪勿增大罪勿延罪無辜曰累老弱不受刑有

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者受之不克不赦有過謂之賊

詩小雅曰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也

詩含神霧曰燿燿震電不寧不令此應刑政之大暴故震電驚人使天下不安

周禮地官上大司徒曰以卿入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一

三

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

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糾猶督察也不弟不敬兄師長也造言訛言盛衆亂民亂名名改作仇左道以亂政也任謂朋相任也恤謂相愛

又地官下司市曰市刑小刑憲罰中刑狗刑大刑朴罰其附於刑者歸于土狗舉以示其地之衆也朴撻也國君過市則刑人

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刑一奕命夫過市刑一蓋

命婦過市罰一帷謂諸侯反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也市人者所交

利而行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遊施惠以爲說

又曰秋官上曰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

四方典法也詰謹也書曰穆王棄荒度作常詳刑以詰四方也一曰刑新國用輕典

新辟地立君之國地用輕法有爲其民之未於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平國承

之國用中典亂國篡殺叛逆之國三曰刑亂國用重典用重典者以具化惡

常行之法代滅以五刑糾萬民一日野刑上功糾力功農功力二曰

軍刑上命糾守命將命守不失部伍也三曰卿刑上德糾孝德六德也善父

母爲孝也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職能其事也職職事修理也五曰國刑上願

糾暴願慤慎也恭當爲恭字文誤也

禮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

又曰八十九十日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又曰刑者俾也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傳曰先君周公作誓命毀則爲賊掩賊爲常竊藏爲盜盜

器爲奸主藏之名賴奸之用爲大凶德有常刑無赦在九

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五

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

又曰晉侯之弟陽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曲梁地名魏絳戮其僕僕御

晉侯怒謂羊舌職曰合諸侯以爲榮陽干爲戮何辱如之

必殺魏絳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

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

又曰聲子謂楚令尹子尤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

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

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喜人則從國之從之亡也古之治

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而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

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飭賜以此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

不舉不舉則徹樂以此知其畏刑也

又曰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
可以居秋下陸小囂聲塵土請更諸壞墉者壞門辭曰君之先臣容

先臣晏人

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公笑曰子近市識

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王曰何貴何賤于是景
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景公為是省於

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乎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又曰鄭人鑄刑書

鑄刑書于鼎以爲國之常法

叔向使詒子產書昔先

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夏有亂政而作

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

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

周有亂政

而作九刑

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

三辟之典皆叔世也

言制書不起於始今

世之

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三辟制刑書

制二辟謂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五

五

用三代之未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

又曰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

雷電震曜天之威也

刑以謂象類之

論語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家語曰閔子騫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以德以法夫德法

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仁也吏者轡也刑

者策也夫人君之執政其轡策而已乎閔子騫曰敢問古

之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為法術

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人為馬以御天下而不

失也

又曰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焉曰上失其道獄犴不治不可刑也書曰義刑殺勿庸以卽汝也三尺之限空事不能登者何峻故也百刃之山重載陟焉何陵遲也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人能勿踰乎

國語曰臧文仲曰大刑用甲兵次刑用斧鉞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

孔叢子曰仲弓問古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教省今之刑教繁古者教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是以刑繁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五

六

史記曰胡亥立以趙高爲郎中令令更變律有罪者相坐收族又羣盜起胡亥責李斯斯懼尚書請行督責刑者相半其後趙高譖斯具五刑腰斬夷三族

又曰申不害韓非好刑名法術之學以爲儒者以文亂法核者以武犯禁

漢書刑法志曰古人有言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

又曰孝武卽位徵發煩數百姓貧窮民被酷吏擊奸斷究不勝於是卽招進張湯趙禹之屬脩定法令

又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

矣上下相臨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

又曰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買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無贖罪之法欲止禁止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正開地廣境自見功大遂縱嗜慾廼一時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殺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

又曰文帝制人有已論其父母妻子同坐之及收拏律令宜除之拏子也秦法一有罪非收其家也罪疑者與人從輕斷之於是刑罰大

省斷獄四百

又曰秦始皇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二十五

又曰于定國爲廷尉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齊居決事刑獄號平反反音言

又曰董仲舒云陽爲德陰爲刑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虛室不用之處以此見天心之任德不任刑也

又曰秦用商鞅之法毀帝王之道刑戮妄行人不聊生逃亡山野並爲盜賊斷獄一歲八十萬數

又曰刑法志曰古人有言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不樂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堂之上也一人不得平爲之悽愴今郡國被刑或寃死者多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夫獄刑所以蕃者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伯夷下禮法以道

凡人習之禮
然後用刑也

言制禮以正刑猶隄防之隘水也今隄防陵

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豪

傑擅私爲囊橐

言容隱奸刑
若橐盛物

姦邪所隱則狃而寢漸狃申
習也

寢漸狃音
女九切

後漢書曰光武留心度獄然自王莽後舊章不存法網

弛縱無以懲戒肅梁統上疏曰臣愚以爲刑罰在衷無

取於輕是以五懲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則

之刑所以爲除奸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曹世康平因時

施恩去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幾平武帝值中國全盛征伐

遠方百姓罷敝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故科著之

故之律宣帝履要道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天下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五

八

稱安孝元孝哀卽位曰淺丞相王嘉等猥以數年之閒虧

除先帝舊納成律數百餘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條奏伏惟

擇其善而從之以定不易之典時廷尉議以爲崇刑峻法

非明王急務遂罷之

又曰梁統對尙書問議刑曰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

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又曰

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之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措置

也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

以防患救亂安全衆庶豈無仁愛之思貴絕殘賊之路

也

又曰郎顛上書言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返

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五

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五終

吳興陳杰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六

刑法部二

敘刑下

晉書曰楊亮爲太傅楊駿參將軍時京邑多竊盜駿更欲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毋失布以爲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將自止何重法爲駿慙而止

後魏書曰韓麒麟爲齊州刺史寬刑罰從事劉普說慶曰明公伏節分憂無所斬戮何以示威荅曰人不犯何以戮乎若須立威當以卿始慶慙懼而退

梁書曰武帝敦睦九族優惜朝士有犯罪者皆諷臣下屈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六 一

法申之百姓有罪卽按以法其緣坐老幼不免一人逃凶舉家質作人旣窮急奸宄益深後帝親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爲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長久之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帝銳意儒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留意姦吏招權巧文弄法貨賄成市多致枉濫大率二歲刑以上歲至五千人是時徒居作者其五任其無任者著斗械任卽保也若疾病權解之

後周書曰大象元年詔罷高祖所約法初高祖作刑書要制用法嚴重及帝卽位以海內初平恐物情未附乃除之隋書曰後周大象元年詔高祖所立刑書用法深重其一切除之然帝所行肆赦爲奸者皆輕犯刑法政令不一

無適從於是又廣刑書要制而更峻其法謂之刑經聖制宿衛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罪而家口籍沒上書字誤者科其罪鞭朴杖皆一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又作礮礮車以威婦人其決人罪云與杖者卽一百二十多打者三四十

又曰開皇十六年八月詔決死罪者三奏而後行刑

唐書曰貞觀五年詔京師諸司來奏決死囚雖立五復一日卽了未暇審思五奏何益縱有追悔又無所及自今後宜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三覆奏又手敕曰來斷獄多據律文雖情有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守罪或恐有寃今後門下省覆奏有據法合死而情可矜者宜錄狀以聞又曰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六

二

太宗嘗錄囚徒憫其將死爲之動容謂侍臣曰刑典仍用蓋風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更彰朕之不德也用刑之道當審事理之輕重照後加之以刑罰何不察其本而一槩加誅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又曰貞觀中制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其大祭祀及致齋日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日月及假日並不得奏決死

又曰貞觀中制古者行刑君爲徹樂減膳今庭無桓設之樂莫知何徹照對食卽不啖酒肉自今以後刑人日勿進酒肉內教及太常並宜停教

又曰永徽中高宗謂侍臣曰獄訟繁多皆由刑罰枉濫故

禮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末代斷獄之吏皆苛以刻
爲明是以秦氏網密秋荼而獲罪者衆今天下無事四海
乂安欲與公等共行寬政今日刑罰得無枉濫乎大尉無
忌對曰陛下欲致刑綱寬平日下猶不識聖意此法弊來
已久非止今日若稍存體國卽其號痴人意在深文便爲
能吏所以罪雖合杖必致遣徒理有可生務人於死非惟
前人陷於死刑務取名耳陛下矜而令放法司亦宜固請
但陛下喜怒不妄加於人刑罰自然適中高宗曰卿言之
是矣

又曰聖歷初天后謂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周興來俊臣
等推勘遞相牽引咸自承服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
太平復覽

卷六百三十六

三

有枉濫更使近者就欲問皆親自承引不虛朕不以爲疑
卽可其奏自周興俊臣死後更無聞有交逆者然則已前
就戮者不有冤濫耶姚元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
破家者皆由枉酷自誣而死者持以爲功天下號爲羅
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保何
敢輒有動搖被問者若翻言俱遭其毒手賴上天降靈聖
情發寤誅鋤凶豎朝廷乂安今日已後有臣以微軀及一
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吏無反逆者若後徵驗反逆有實
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上大說曰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
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

又曰陸象先爲益州刺史在官務以寬仁爲政司馬韋抱

貞言望明公稍行杖罰以立威名不然恐下怠惰無所懼也象先曰爲政者理則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己恐非仁恕之道

又曰開元三十五年刑部斷獄天下死罪惟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嶠上言大理獄院由相傳授氣太盛烏省棲至是鵲巢其樹於是百僚上表賀以爲幾至刑措又曰代宗性仁恕言事者諫曰陛下爲政傷於太寬朝典由是不肅上笑而答曰今時運艱難凡人臣事朕者窺少祿利耳今府庫寶竭無俸入俾之優足峻刑科是君上有威無息朕所不忍行也

管子曰夫爭強之國先爭刑令國之輕重者刑也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一

日

文子曰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智心亂者任刑者上下恐任察者下求善以事其上

莊子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詳治之末也

又曰民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人之離外刑也金木訊之離內刑也陰陽食之免內外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司馬法曰先王之治從天之道設地之宜乃作五刑以禁民民僻乃與甲兵以討不義制節以通使巡狩省方以會

諸侯考不同正禮月正時歷考不同者正法度於天子法度也正禮者上下之禮也

月正時歷者月正朔名也時歷時氣正月相應也名文章車服名月曆文章車服所者顯有德異

尊卑使不踰制度也天子比德逆天之時者順時生殺之法度不從命爲亂常法也

也教比敵師於諸侯征之不會朝廷聘則劉劉毅也侯皆會朝廷聘之殺之

廢貢職擅稱兵相侵削廢天子之命則黜則從王者法則放之遠方娶同姓

之改歷史衣服文章易禮變刑則放放之遠方娶同姓嚴

以妾爲妻則變太子專罪大夫擅直闕絕降交則幽幽

神省哀奪民之時重稅粟畜貨重則罰暴虐自佚宮室過

度官婦過數則削地損爵

尹子曰秦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

敏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焉二三子各據爾官無使民

困於刑繆公非樂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

又曰車輕道近則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遠道重任也刑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六

五

罰也者民之鞭策也

商君書曰晉文將欲明刑於是合諸卿大夫於異宮顛頤

後至吏請其遂斷顛頤之脊人皆懼曰顛頤之有寵也斷

脊以狗而況於我乎乃無犯禁者國大理

呂氏春秋曰臯陶作刑

韓子曰殷之法灰棄道於者刑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

尼曰灰棄於道者必燔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則三族殺雖

刑之可也

又曰楚國法太子不得乘車至第門時天大雨至急召太

子庭中有淖太子遂馳至第門庭理以及馬繫遂敗其駕

太子泣請王誅之王乃益廷理爵三級

淮南子曰聖人因民之所善而勸善因民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祈而鄭國之姦禁

又曰趙政畫決獄夜理書

趙政秦皇帝也

御史寇蓋接於郡縣覆

督稽留戍五領以借越築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
屈事愈煩而亂愈多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中也

又曰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當刑獄斷論定法於令前子發
喟然有慘恤之心罪人以刑而不忘其恩

子發楚威王臣也在春秋後

自此其後子發得罪於威王而奔於刑者於城下之廬追
者至蹠足而怒曰子發親決吾罪而吾怨之憐於骨體使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六

六

我得肉而食之子其知厭乎追者皆以爲善不索其內果
活子發

白虎通曰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助治順天之度
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傳曰
三王肉刑應用世以五刑者五帝之鞭策刑所以五何法
五刑也五帝盡其衣象五行也

世本曰伯夷作五刑

會稽典錄曰闞澤字德潤山陰人也初呂一姦罪發聞有
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爲宐加焚烈用彰其惡吳王以問
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宐有此刑遂從之

徐幹中論曰政之大綱有二二者何賞罰之謂也君明於

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賞罰重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
行必行則雖不重而人肅不行雖重而人怠故先王務賞
罰之必行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汝不從誓言余則率
戮汝

桓範世要論曰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
刑多德少者五霸也純刑而亡者秦也

又曰夫行辟之作所從來尙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是以
古昔帝王莫不詳慎之者以爲人命至重一死不生一斷
不屬故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是後聖制法設三槐九棘
之吏肺石嘉石之訢然猶復三赦僉曰可殺然後殺之罪
若有疑卽從其輕此蓋詳慎之主也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六

七

杜恕篤論曰聖人之制刑也非以害民也將以利民也故
民從而安之非以陷民也將以導民也故民從而化之斷
一人之獄而天下義之是安之也斷一人之獄而天下伏
之是化之也當於民心合於道理所斷於民者不行於身
公之也

君臣正論曰書稱欽哉惟刑之恤又曰宥過無大刑過無
小此前王明德慎罰之意也昔漢文感緹縈之孝遂去肉
刑近則太宗視明堂之圖欲寬背罰於公以陰德救物袁
安恥織鞫罪人此前代聖主賢臣欽恤之志也

